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ttire, including a red and white patterned qipao and a long skirt, looking up at a full moon in a dark, cloudy sky. The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

杜秋娘

高
旅



358

2 039 2650 0

紅秋娘

高 旅

花 城 出 版 社





2 039 2650 0

杜秋娘

高 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1插图 220,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3,500册

书号 10261·188 定价 0.8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杜秋娘原籍镇江，中唐时期与著名诗人杜牧、白居易同时代人，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歌舞伎，尤以《金缕曲》一曲负有盛名。最初，她与邻居书生虞仲文相爱恋，虞生因赴试进京，遭神策军毒打致死，杜秋娘虽未知噩耗，但别后杳无音信，未尝一日忘怀。十五岁时，她为镇海节度使李锴祝寿，堂前一曲，李锴即为之倾倒，遂纳为侍妾。李锴谋叛，她曾冒死力谏，不听，李锴伏诛，她也被籍没入官。这时，唐宪宗李纯在位，他早已倾慕杜秋娘之名，及至觐见，丰姿绰约，宠幸殊嘉，赐名杜仲阳，任宫中女官，主管宜春院，继而又任皇子漳王傅姆。后因宰相宋申锡被诬篡夺案而牵连入狱，在内廷鞫讯时，她面对权贵，敢于抗争，力辩宋申锡之诬，出狱后遣归原籍，终以隐姓埋名的清淡生活，度过晚年。

杜秋娘入宫时，杜牧年仅五六岁，因常随祖父杜佑入朝，观赏过杜秋娘的歌舞，彼此都认识，后杜秋娘为傅姆时，多有贤名，宋申锡受诬案，又能仗义执言，深为杜牧所敬佩。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二十多年，一晃过去，杜牧南游镇江，仍耿耿于怀，追踪寻迹，果然见到了杜秋娘。朝廷多事，人世沧桑，一个是壮怀未遂，浪迹江湖；一个是百劫千磨，终身抱恨；故旧重逢，恍然有隔世之感！这部小说就是从这里说起，追溯了近三十年杜秋娘一生浮沉悲欢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富有才华、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谏诤、关怀家国的坚强女性形象；同时也形象地再现了唐皇朝中叶帝皇昏庸、宦官弄权、藩镇跋扈的黑暗混乱局面。作品以严谨的结构，细腻的笔触，富有文采的语言，描绘了种种色色人物和宫廷生活，既符合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展现了古帝都长安的历史风貌，在艺术上也是较为成功的。

Emc 6/12

目 次

卷头赘语	1
序 曲 秦淮河畔	5
第一章 江干送别	17
第二章 侯门似海	25
第三章 上都葬友	36
第四章 一夕风雷	50
第五章 江南传警	61
第六章 沥血拜阙	68
第七章 京口大火	78
第八章 初入官禁	90
第九章 兴安门下	98
第十章 描容惊贼	109
第十一章 除夜盛典	113
第十二章 新宠低鬟	127
第十三章 闻耗卧病	134
第十四章 南苑惊驾	142
第十五章 纸灰飞扬	149
第十六章 妾意君情	156
第十七章 百牛拽楼	165

第十八章	勒令出院	173
第十九章	驷山夜话	181
第二十章	东宫励品	189
第二十一章	密室深谋	198
第二十二章	元夕之变	207
第二十三章	李纯之死	214
第二十四章	侍奉漳王	221
第二十五章	李恒不起	280
第二十六章	阿房官赋	283
第二十七章	深官血影	246
第二十八章	密付倚托	254
第二十九章	官市奇遇	262
第三十章	密旨泄漏	270
第三十一章	银铛入狱	280
第三十二章	军府夜审	287
第三十三章	灞桥送别	295
尾 声	秦淮河畔	308
后 记		307

卷头赘语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中唐有两个秋娘：一个叫秋娘；一个叫杜秋，加上娘字，就叫杜秋娘，都很有名气。

秋娘是长安名伎；杜秋娘却是皇室的宠妇，据说上引那首《金缕曲》，就是她做的，她还有一个官名：杜仲阳。两人时代相同，而且都见及于唐人诗，往往被误为一人，实则不是。

白居易《琵琶行》：“妆成每被秋娘妒”，这个秋娘，就是外教坊中的伎女，不是杜秋娘，杜秋娘未入长安教坊，幼时或为歌伎。杜牧《杜秋娘诗》：“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咏杜秋娘事四朝皇室，实不过二十五年，“三十载”是说的整数。

白居易作《琵琶行》，在元和十一年，这个弹琵琶的茶商妇，已经老大，当在前几年嫁人的；杜秋娘在元和二年冬到长安，当在二十岁左右。那茶商妇初入教坊，首次妆成时不过十三岁，也许杜秋娘还没有出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无从“妒”起，完全是两个人。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錡妾。后錡叛灭，籍之入官，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旅按：此语似误，封漳王时未壮。）郑注用事，诬丞相

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杜秋娘诗序》）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錡夜则裂襟自书箠捶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錡伏法，……”（《唐国史补》）

此外《太平广记》也有“李錡婢”一则。

这“侍婢”大抵就是杜秋。婢、妾本来是一样的。

观乎“汝必入内”“上必问汝”，以及“籍之入官，有宠于景陵”（按：指宪宗。）等语，杜秋娘确是一个有殊色的才女。她能做诗，大概是不错的。

这儿的关系，就比较特别了。李錡是镇海节度使，杜秋做李錡妾，本没有什么。到了长安，“汝必入内”，或即是指当财产一样籍没，而“上必问汝”，也没有什么。杜牧所说的“有宠于景陵”，却是十分肯定的，和宪宗皇帝的关系不寻常了。而且杜牧诗中还有“低鬟认新宠，窃袞复融怡”、“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等句，指明杜秋娘之于宪宗皇帝，犹如铜雀伎之于曹操。宪宗子穆宗即位，又命杜秋娘做皇子傅姆，可见她在宪宗处是宠逾寻常，宪宗的儿子待她也不薄。做小说，无事也还要生事，何况有此根据，其间有那么一段罗曼史，大致不会贻齐东野语之讥。

杜牧作《杜秋娘诗》，当在太和年间，时在宣州宣歙观察使幕中。太和七年，他经过镇江，（那时杜牧称镇江为金陵，并非指今南京，杜秋娘实是镇江人。）遇见了杜秋娘。这小说却在序曲中，把杜秋娘移居南京，稍有出入，无碍大体，一是写她慑于凶焰，防避谋害，二是便于写一写杜牧。

杜牧常在江南做官，做过宣州巡官、判官，池州、睦州、

湖州刺史。此外还做过黄州刺史。湖州是最后一任，调做京官后即歿。

同代诗人张祜客江南，有《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当在杜牧池州刺史任内。杜牧的诗早做好，张祜这时才读到，甚为欣赏。

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

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

也说明杜牧当时的确年少。若说杜牧作这首诗出于“年少多情”，却并不然。他有一肚子的书生牢骚，全在诗的后段中道出，简直作了一篇论文。艺术上没有《琵琶行》那么成功，可是命意相同，同情这个女人。此杜牧之所以为杜牧。

教坊中的秋娘，下落如何？总不外也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吧？但是杜秋娘并没有这样的归宿。

本来她被遣还金陵后，据说文宗皇帝还下诏给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要他好好安顿她，结果似乎没有。照杜牧所写，她要做一件寒衣过冬，自己要织起素来，连个织机也没有，着实有些穷愁潦倒。

镇海节度使李錡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但对杜秋娘可说宠幸备至了。李錡忽然反叛，被擒后解往长安，随行者惟杜秋娘，还似乎希望杜秋娘以殊色能救李錡于万一，孰知被皇帝作了新宠，李錡仍伏法，但到宪宗一死，人老珠黄，而妾身未明，又做了穆宗的皇子傅姆，即女师，与穆宗间，可信没有什么别的关系。杜秋娘入长安，穆宗才十三岁。不料到了文宗（敬宗的兄弟）手里，有一场政治纠纷，牵涉在内，漳王被废削，贬为巢县公，数年后便不明不白地死了；杜秋娘本来也该有罪，总算一遣了之，自属万幸。杜牧写道：“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三十载繁华梦，尽入东流。这

确是很好的叙事诗题材。

不过就诗论诗，《杜秋娘诗》不及《琵琶行》远甚。著作年代，约后于《琵琶行》二十年。

白氏《琵琶行》层次分明，清丽绝伦，与他早年所作《长恨歌》为双璧，可列为反映白氏前后期思想的代表作。惜杜牧作此诗时犹年轻，在宦海中还没有经过大风波，他是牛（僧孺）党，牢骚之类，还是平常胸臆，无关宏旨。就艺术结构来说，那一大段议论可谓多余，用了五言，更缺少汪洋恣肆之势。不过有许多诗，小杜也能胜人。小杜才调，固不可一概而论的。

这些话本与小说无涉，也无关宏旨，不说亦可，因称赘语。

序 曲 秦淮河畔

秦淮河上，帆檣林立，秋月高悬，薄雾轻飏。岸上的酒家，都已上了灯，灯影倒映在河里，远处的给月光压住了，只有一片白濛濛的夜雾；近处的灯影，却在水底摇晃。

一艘小江船正自长江里开到，橹声轻响，在一处酒家附近停下来。船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书生，推开窗子，望着河上的景色。这人就是宣州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杜牧。他奉了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命，有公事到扬州，现在回宣州去。

秣陵算是旧游之地了。几次经过，也曾到各处登临。尤其不可忘记的是秦淮河，每次船到秣陵，驶入秦淮，总在晚上。如今河上风光，依然不减当年，纸醉金迷，何逊扬州！

前年去过扬州，度了中秋，和扬州韩绰判官青楼召伎，饮酒唱和，玩了好些日子，随后买棹取道金陵回宣州，时已深秋，途中还写过一首诗寄给韩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到了秣陵，夜泊秦淮，偶然听到酒家女唱《玉树后庭花曲》，不免感慨系之。因为自从隋帝灭陈以后，江南诸曲，都收到了长安，经过二百五十年，已经散佚，不意在这一夜听到了，于是又做了一首诗：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陈后主亡了他的小朝廷，与商女有什么相干呢？谁管得什么亡国恨不亡国恨呢？

现在杜牧又想起了这件事，不禁对月一笑。这次到来，恰恰又是深秋，船从长江驶入，一路上仍是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这六朝金粉之地，就这样蒙上了肃杀之气。幸得秦淮河上是温暖的，那明亮的灯光，固然已经在向他招手，而酒家的酒香，也仿佛冲进了鼻子。更有那明眸皓齿的酒家女，似乎就在眼前嫣然一笑，而且在唱着《玉树后庭花曲》了。

杜牧站到船头，视野开阔了不少，当年听曲的酒家，依然还在，临水的阁子里挂着灯，灯光特别明亮，但不知那酒家女还在不在。

船家把跳板串好，须发皓然的老苍头提了钱包，打船舱里钻了出来，欢欢喜喜地说：

“大人，请吧！”

“喂，你又忘了。”杜牧笑着说。

“喔！——真的忘了，只叫相公就是了。”

主仆两人上了岸，这时刚起初更，夜市正盛。杜牧站在岸上，回眺河上月色，说：

“就是这夜雾起得好。”

“相公一定在想起那首诗了。”老苍头说。

“对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就是要有这夜雾才合。”

“听说这儿的酒家，把相公这首诗，写在壁上给人看哩。”

“哪儿听来的？”

“扬州听来的。”

船家正在下面和邻船答话：

“起了雾，就要发西风，你们是上江去的吧？那可要遇着顶头逆风了。”

“我们要多耽几天哩。”船家在说。

杜牧省得船家的意思，知道客人到了秦淮，一定要多玩几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他的身份，可是见他风流倜傥，又舍得花钱，当然不能免俗。杜牧于是笑了一声，慢慢向前走去。

他还记得旧日来过的酒家，门檐下两个灯笼，正中一扇布帘，两边是白桑皮纸糊的窗格子，透出微黄的灯光来，丝毫没有变样。

“是这家吧？”杜牧不经意地问。

“这家什么呀？”老苍头不知道主人在想念旧日的商女，莫名其妙地说。

“我们从来过的。”

“倒记不起哩！”

“是呀！我看没有错。”杜牧自言自语，人已经走到帘前了。

老苍头抢上一步，正要掀帘，里面早有一个男伙计，把帘子打高了，一眼瞥见是个读书相公，星目胆鼻，风神潇洒，知是贵客，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叫声“爷”，又直起喉咙叫了一声：

“看坐！”

“坐”字的尾音拉得很长，临了突然收住。

杜牧举步入帘，只见阁子里走出两个浓妆艳抹的酒家女来，向着门口深深地敛衽，招呼杜牧，到后边临河的阁子里去坐。杜牧四面一看，没有旧日唱曲的那个酒家女。

这阁子三面临水，入口处两边是排苏式雕花栏杆，中间镶抱着一个月洞门。阁子里有三处雅座，这时倒没有酒客。

沿河的窗子，一半开着，月光正从河面上反射入来，波光荡漾，和几盏明角风灯辉映。两堵雪白的粉墙，题满了诗句。果然不错，杜牧那首《夜泊秦淮》，正写在当眼处，笔饱墨浓，字迹娟秀，倒也写得酣畅淋漓，下面署着“长安杜牧之题”六字，杜牧不禁哑然失笑。

老苍头给杜牧叫了酒菜和饼食，照主仆不同席的习惯，自到阁子下面，饮酒吃饭去了。

酒家女端上酒菜，杜牧呆呆地望着她们，说：

“你们也会得唱吗？”

“我们不会唱，相公要听，去叫两个来，就是叫官伎也使得，只要出得钱。”

“你们不能唱，也就罢了。”

酒家女斟了酒，一个下去了，一个陪着说话。杜牧实在也饿了，喝了一杯酒，就吃饼。

“还有羊肉没有来，吃饼最好有羊肉。”

杜牧正要打听旧日的酒家女，却见那个酒家女捧了一大盘羊肉，热气蒸腾，旁边搁着一把雪亮的快刀，走上阁子，放在桌子上。杜牧见是长安羊脯，道地长安煮法，颇出意外，就问：

“你们的厨子，是京城里来的吗？”

“相公怎么知道的？听你口音，也是长安人吧？”

“对了，我是长安客商。”

酒家女拿起快刀来切羊肉，杜牧注视着刀锋，目光透过她的白皙的手腕，却见栏杆旁边，倚着一个琵琶袋子，杜牧就笑起来，说：

“你们撒谎。”

“撒了什么谎？”

“瞧，你们说不会唱，那边有把琵琶不是？拿来给我看。”

“哦！我道是什么，”酒家女也笑了，“这是我们厨子的，这几天病了。可是平日也不给客人弹唱的。”

琵琶拿过来了，杜牧就酒家女手里一看，只见布袋上绣着几个字：“长安崇仁坊赵家造”。杜牧一怔，天下乐工，都爱用崇仁坊琵琶，宫廷中的乐器，也多是崇仁坊制造，看来这厨子不是庸手，音律定然精妙。这时忽然听得有人在栏杆外面说话：

“巧儿，琵琶拿到哪儿去了！”

声音清脆，十足长安口音，杜牧回头一看，见栏杆外面，站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妇人。那妇人缓缓移步，走过栏杆，在月洞门边上露出半个身子。

“她是谁？”杜牧问。

“她叫金娘。厨子病了，来替几天工的。”

“她也会弹琵琶？”

“不知道，厨子会弹。”

“厨子是谁？”

“翠娘，她的妹妹。”

杜牧才知厨子也是女的。这时正举着酒杯，虽然在说话，可是目不转瞬，老是盯着那妇人。那妇人也怔怔看了他一会，渐渐觉得不好意思似的，低下了头，转身退了下去。

“叫金娘回来！”杜牧说。

酒家女走到月洞门下，把半个身子探出去，说：

“金娘，相公叫你哩！”

“你这丫头，多嘴了吧？”金娘低声说。

“没有呀！相公自己叫你哩！”

金娘依然低着头，慢慢走上阁子，深深地敛衽，道了万

福。

“大娘，听你口音，知你是长安人。”杜牧站了起来，走上前去，“小生也是长安人，刚才见到这把崇仁坊的琵琶，正在动问，知道令妹能弹，可惜近日违和，不知大娘也能弹得吗？”

“老妇不会弹的，相公见笑，舍妹也只是弹着玩，相公想必也是通晓音律的。”

“略知一二。”杜牧见她荆钗布裙，举止从容，又听她谈吐婉转，更觉可疑，又问，“大娘居处在哪儿？”

“离此不远，只在街后。”

“也是小生缘慳，令妹的病不要紧吧？”

“近日天气转凉，略受风寒，昨天才请医工对脉，服了药，已经没事。我现在就要回去了。”

杜牧听她说“医工对脉”，为之愕然，——这是长安禁中习语，平常人家，只说“请大夫”、“请医生”，“诊脉”、“看病”，因此更加疑心。

“既然如此，那就好了。在江南难得见到乡亲，‘乡亲胜故知’，大娘你说的是吗？”

“是啊，我们长安人的老话哩。”

不意此话一出，杜牧就站到月洞门边，大声吩咐说：

“来人！掌灯，送这位大娘回去！”

好象这酒家变成了杜牧的行衙了。老苍头正在吃饭，忙站起来应声；店里的伙计说声“是”，在壁上取下一个灯笼，一齐迎上来。杜牧把琵琶给老苍头拿了。金娘以为是着老苍头送她，说：

“相公这样客气做什么呢？”

哪知杜牧已跨下阁子，走到门口，竟踏出帘外去了。一时连老苍头也莫名其妙。——一个厨娘，就说是同乡吧，哪用得

上这样的礼数呢？金娘还在说：

“这不是折杀老妇吗？”

“金娘，你说住处不远，小生索性一直送你回家吧。”

金娘失声叫“啊呀”，几乎要跪下来，执意不肯，杜牧哈哈大笑，叫老苍头先走，老苍头只得提着灯笼，抱着琵琶，向前慢慢走去，那伙计也跟着。

“旅途匆匆，今晚就要上船赶路，”杜牧说明用意，“能到乡亲家里坐一会，岂不是好？”

金娘觉得合乎情理，这才释然，再三谢了。

三个人弯弯曲曲地穿过一条暗巷，走到一个池塘边，明月在天，枯柳弄影，残荷飘香，四下里秋虫唧唧，脚下是石磴路，金娘和伙计连说：“走好，走好！”来到一堵土墙下面，金娘说：

“到了。”

杜牧走上前去，见是一扇荆条编成的门，掩在那儿，真是名副其实的荆扉哩。他举手一推，门就开了，却回头对伙计说：

“你回去，把酒菜都搬来吧！”

老苍头更加奇怪起来。他这位主人，常有出人意外的行径，往往一时猜他不透，不知今晚又是什么花样。金娘说声“请”，接过灯笼来带路。杜牧借着月光，见是一个小小的园子，种一些花木，插几道矮篱，有三间小屋，一个窗里正点着灯，还传来织机的声音。进了屋子，金娘把灯笼供在桌上，请杜牧坐了。

“先生，来了远客哩！长安来的。”

“是谁呀？”里面织机声停了。

“啊呀！”金娘笑了起来，回过头来说，“闹了半天，还没请